

「亞洲共同體與素讀論：江戶知識的形構方式」

第 9 回 One 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，徐興慶外語學院長特地邀請日本中部大學副校長、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辻本雅史教授蒞臨本校講學。辻本教授是教育史、日本思想史研究的知名學者，著作等身。以單著專書為例，《近世教育思想史の研究》(思文閣出版、1990 年)、「「學び」の復権》(岩波現代文庫、2012 年復刊)、《教育を「江戸」から考える～學び・身體・メディア》(日本放送出版協會、2009 年)《思想と教育のメディア史—近世日本の知の伝達》(ぺりかん社、2011 年)等，均為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術成就。

因此，本回講座辻本雅史教授的講題訂為「亞洲共同體與素讀論：江戶知識的形構方式」，以其深厚的學術成果為基底，深入淺出地解說江戶時代知識人學習中國古典漢籍，以「素讀」建立起來的江戶儒學的知識樣態。以下為授課內容摘要：

東亞在文化方面建構了「漢字文化圈」，日本、韓國、越南等東亞國家都共享著中國古典漢籍的文本。在各國，如何閱讀該文本，其方法論同時也是學術和思想的歷史發展。在日本，所謂中國古典漢籍即指四書五經。儒學即為閱讀四書五經的學問。孔子是距今 2500 年前的人物，孔子的思想記載於經典，流傳至今，後世藉由閱讀經書便可與孔子對話。因此，300 年前的江戶時期亦是藉由閱讀經書，學習孔子的思想。然而日本要如何克服閱讀漢文的障礙，辻本教授針對江戶儒學的學習方法與此時的「知識」特質做以下說明。

日本原本無法讀取的中國古典漢籍，採用轉換成日語語法之「漢文訓讀法」的策略來閱讀。江戶時期的孩童約 7 歲左右開始學習，把 2000 年前的中國古代漢文典籍、經書以日文訓讀出聲朗讀。孩童時期發聲背誦古典漢籍的「素讀」是熟習訓讀的基礎學習。那麼，為何江戶時期的孩童教育必須學習漢文古籍呢？理由是當時的孩童在接受菁英教育時皆從背誦、閱讀經書開始，若非以漢文書寫即非學術文章。從菁英培育的觀點，以京大地理學教授小川琢治三兄弟為例，小川教授一家為東大、京大的教授，自小即學習「素讀」，而 1949 年獲得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湯川秀樹，實為小川教授胞弟，同樣自小學習「素讀」。據湯川自述，可能是「素讀」帶給他極大的影響。簡言之，在江戶時代的日本，「素讀」是所有學習的先決條件，江戶知識的基礎是建立在「素讀」學習上的。相反地，基於歐洲近代科學的「近代知識」，是建立在以文字讀寫起始的現今學校教育的學習上。在近代學校中，否定了不理解涵義地背誦經典之「素讀」的學習方

法。

接著，辻本教授說明江戶時期取得學習用的漢文典籍的途徑。真正開始學習「素讀」的17世紀前期，日本靠進口明清、朝鮮的教科書，稱為「舶來書」。然而，當時能閱讀沒有標點的教科書極為少數。且因量少而價貴，僅限擁有特權的知識人。當時的教科書的出版，多屬科舉導向的朱子學學習書。朱子為了正確讀解《四書》而撰寫了《四書集註》。因此，17世紀前期日本的知識人，藉由明代集註註釋書籍(四書學)來理解朱子學。換言之，學習朱子學，事實是在學習朱子註解的四書。再者，將漢文文本轉變為可閱讀的本子，是17世紀的學者工作。至第二世代，教科書即轉換為有標「訓讀」的本子，在日本出版。相對於「舶來書」，將在日本出版的本子稱為「和刻本」。辻本教授提出獨特的觀點，認為17世紀為日本的「媒體革命」(文字與出版)，因講座時間所限，說明予以保留。

「素讀」，是貝原益軒(1630-1714)提出的學習論。辻本教授笑談益軒是他江戶時期最好的朋友。「年輕記憶力強時，時常熟讀四書五經，並增加次數以達記誦」(益軒《和俗童子訓》卷之三)。貝原主張「將四書每天一百字熟讀一百遍，並且默誦默寫」，他認為：「四書能夠默誦的話，便能在此基礎上通達義理，閱讀各類書籍也能駕輕就熟」，「在寫文章方面也會得到很大的幫助。如此，只要學習並熟記《四書》，初學的進度也可說是完成了大半」(同上)。以四書為例，字數有52,804字，每天一百字計算之，即528天，約一年半至兩年可以全部學習默誦。

「素讀」的文本是儒學的原典，是富含孔子思想的經書。如果發出聲音背誦經典，即使手上沒有文本也能夠脫口而出經書的語言。這是因為把整個經書的內容都嵌入了自己的身體裡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辻本教授稱「素讀」為「文本的身體化」。身體化的語言是孔子的神聖語言，運用這樣的語言來思考並表達自己的思想。把文本身體化的日本，即使不懂口說，但可透過身體化的漢文經典與朝鮮、中國知識人交流溝通。如同康德視拉丁語為傳達西洋哲學思想的語言一樣。因此，江戶的知識分子總是以漢文撰寫知性文章。這也意味著「以漢文思考」。儒學是用經書的語言來思考，並僅能以漢文的語言來表達的知識。這就是為什麼對現代人「而言乍見像是扼殺知識的素讀學習，卻是江戶日本人在孩童時期無法避免的必修學習課程。當然，原本江戶儒學知識的建構方式即與近代學校不同。

現代大學毫無例外地都是以源自歐洲的近代知識作為基礎。這與東亞昔日曾經共享過的儒學知識截然不同。今天的近代知識能夠做什麼？又隱藏了些什麼？這是我們對當今大學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一種重新思考。現在「媒體革命」正在迅速發展，學生不再閱讀書籍，與當前的媒體形勢息息相關。這同時也是大學以

其為前提之近代知識的危機。為了思考這樣的知識型態，遠眺近代之前、以「素讀」建立起來的江戶儒學的知識樣態，將會充滿無限啟發。(撰稿:黃美惠)